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廿五



黄易作品集

华艺出版

董易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廿五册
四十六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81 印张 409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I·662

定价:现廿五册 318.60 本册 8.80 元

第一章 仁义之风

李世民离开后，负责为两人穿针引线的“多情公子”侯希白匆匆回来，问道：“与秦王谈得投契吗？”

徐子陵点头道：“他答应全力支持我。”

侯希白在他身旁坐下，细察他的容色讶道：“但为何你的脸色这么难看的，似是心事重重？”

徐子陵不想他因李秀宁的事担心，道：“没什么，只是想到将来若秦王与寇仲对阵沙场，我……唉！沈落雁是否在长安？”

侯希白笑道：“哈！你说那风流的美人儿，她不但在长安，还单独和我喝过一次酒。”

接着压低声音道：“李家对她夫君李世勣还不太信任，怕他眷恋与李密旧主之情，所以不许沈美人随她夫婿出征。”

徐子陵皱眉道：“风流？”

侯希白忙解释道：“子陵不要误会，我多情公子虽多情，却绝不沾惹人家的娇妻，风流只是指她动人的风韵和洒逸的气度，令她成为女性中的极品，一个别具独特

风格的美人。大家这么老朋友，不怕让你知道，近年来我对美女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

徐子陵奇道：“你竟对漂亮的女性不感兴趣？”

侯希白摇手道：“当然不是这样，只是不像以前总要一亲香泽；而是只重观赏，只有这样才可保留男女间最动人的神秘感觉。”

接着取出美人折扇，“霍”的一声在手上张开，洒脱自然的摇头晃脑吟哦道：“投怀送抱虽是动人，怎及得上欲拒还迎，欲拒还迎又比不上可望而不可得，得不到和没有结果的爱恋是最动人的。”

徐子陵不由给勾起对师妃暄的思念，深深感到侯希白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侯希白大发议论道：“这是我从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女子身上体会回来的至理，当你变成她的男人后，她会态度大改，例如变得千依百顺，又或斤斤计较。亦因此失去未得到她前相处时彼此有如高手过招你来我往的乐趣；更失去对方是不可冒渎侵犯的神秘感觉。哈！你像是没有听下去的兴趣？”

徐子陵苦笑道：“希白兄的话有很高的趣味性，只是我的心情有问题而已！”

侯希白毫不介怀的改转话题道：“我使人为你查听阴显鹤的踪影，明天可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今晚我们不

若到上林苑探望纪倩，印证她是否阴显鹤的妹子，顺道为徐公子你洗尘。”

徐子陵吓个一跳，皱眉道：“我以什么身份去见她？”

侯希白微笑道：“就用你莫为的身份样貌吧！你们起出杨公宝藏之后的几天长安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秦王巧妙地‘安排’你离开，所以你的身份并未被揭破，只是现在你回来了！”

徐子陵没好气道：“这怎么行？莫为曾与可达志在宫廷的年夜宴比武，万众瞩目，接着忽然失踪，谁都猜到莫为若非寇仲就是我徐子陵。”

侯希白耸肩道：“知道又如何？惹莫为等若惹秦王，现时形势微妙，秦王刚击退刘武周和突厥的联军，明天则出师洛阳。包括李渊在内，一时谁敢招惹他，故最聪明的人都会诈作不知你莫为是谁。李建成有杨文干作反事件，李元吉则遭兵败之辱，两人同病相怜只好暂偃旗息鼓，不敢撩事生非。”

徐子陵仍是摇头，道：“扮莫为仍是很不妥当，最怕的是打草惊蛇，让池生春警觉，我们将会徒劳无功。”

侯希白不解道：“以我们的实力，又有秦王府的人作后盾，何不索性设伏把他生擒，严刑迫供，好好侍候招呼，那怕池生春不说真话。”

徐子陵道：“雷大哥对香家行事的方式认识最深，据

他说香家有套联络的方法，就像一个环扣一个环，我们若将其中任何一个环脱下来，连贯的链子就会断掉，这正是他们针对家族内有成员被人迫供而设计的。所以非到无计可施，不宜用这笨方法。”

忽又探手怀内，把既是弓辰春又是莫为的面具戴上。

侯希白讶道：“你不是说，不想扮莫为吗？”

徐子陵微笑道：“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雷大哥是否留下些易容的剩余物资。”

侯希白醒悟过来，拍腿道：“妙！那就可使纪倩晓得你是谁，其他人不在意下则没法认出你来，请稍等片刻。”

侯希白回来时，拿着一副胡髯，为他粘上笑道：“这是我自家的珍藏，保证没有人能看破。”

徐子陵淡淡道：“你可知娼美人刚才来找你谈心。”

侯希白失声道：“娼娼？”

徐子陵把与娼娼会面的经过说出，道：“我有个问题问你，如果希白兄不方便说，我不会怪你。”

侯希白奇道：“什么事要事先声明这般严重？”

徐子陵道：“萧铤会否是魔门的人？”

侯希白摇头道：“我真的不晓得，为何有此猜疑？”

徐子陵道：“由于香玉山与赵德言的关系。你是魔门出身的人，该比我清楚魔门的事。”

侯希白思索片晌，肃容道：“你的猜疑不无道理，我

们收徒比一般帮派严谨千百倍，甚至会不惜尽杀其亲人断其六亲，小弟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受害者。不过萧铨乃梁朝遗胄，本身该非魔门中人，香贵则很难说，否则香玉山不会忽然变成赵德言的徒弟，可是香贵儿子成群，该不是魔门直属的人。”

又道：“若香家是魔门中人，或其中某左道的旁支，最有可能是灭情道，因为此派专攻阴阳采补媚惑女性之道。只要我们细查池生春的生活方式，或可寻出蛛丝马迹。”

徐子陵精神一振道：“希白兄的提议非常管用。”起立道：“我想到六福兜个转，看看会否凑巧碰上纪倩，那比到青楼找她妥当点，你亦不会被我牵连。”由于心神恍惚，他竟弄错纪倩要拜之为赌林师傅的是“雍秦”而非“弓辰春”。

寇仲走出都督府，刚入城的窦建德正和刘黑闥在马上说话，只好硬着头皮朝他们举步。心忖若老窦坚持不肯放人，自己该怎么办？

窦刘两人见他现身，停止交谈，目光落在他脸上。包围都督府的窦军达上万之众，却是人人屏息静气，严阵以待，像一根绷紧的弓弦。

城内各处火势已被扑灭，只余水气轻烟袅袅上升，提

醒人们适才攻城曾发生的激烈战斗。

寇仲走到窦建德马前，振起精神，道：“窦爷可否容我说句话？”

窦建德哈哈笑道：“当然可以！”甩蹬下马，刘黑闥和左右知机的往四外移开，好让两人密谈。

寇仲移到窦建德身旁，苦笑道：“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万望窦爷答应。”

窦建德微笑道：“想不到小仲是这般风流多情的人，听黑闥说李秀宁是你的初恋情人，教人意想不到。”

寇仲叹道：“什么初恋情人？只是一厢情愿的单恋死症，为此我可对李家任何人狠下心肠，她却是唯一例外。”

窦建德从容道：“我们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可以开心见诚地说的？今趟能攻陷黎阳，小仲功劳居首，是否想我把李秀宁、李神通等通通放掉？”

寇仲愕然道：“没有问题吗？”

窦建德探手搂着寇仲肩头，朝大街往东门一方走去，他看着手下纷纷让路，哑然失笑道：“我窦建德出身于山东武城农村，随清河高士达在高鸡泊起义，承高爷看得起我，交由我指挥义军，以七千装备不齐的义军，击败隋将郭绚的过万精兵，确立我窦建德之威名。后来高爷为隋朝名将杨义臣所杀，我只得百余人仓皇逃走，此后辛苦经营，到今天但降服徐圆朗、灭宇文化及，更攻陷

黎阳，凭的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两个字。对隋朝降将，愿留下来的都推心重用，不愿留下的任他自由来去。每次攻城掠地所得都均分给手下将士，自己则清茶淡饭，与士卒同生死共甘苦。攻陷黎阳前我还向你说善待降人，难道现在立即反口，人无信不立，何况是少帅的心愿。”

接着转头向手下喝道：“把李神通带来，要客客气气。”

手下领命去了。

寇仲心中涌起感激。比起王世充，窦建德真是个人材。

窦建德立定，放开搭在寇仲肩头的手，双目闪闪生威，沉声道：“今趟我们伤亡虽重，该仍有力西攻虎牢，让王世充大吃一惊，小仲可肯助我？”

寇仲才是真正的大吃一惊，失声道：“什么？此事万万不可，虎牢乃洛阳东重镇，王世充必救之地。若我们不能在数天内攻陷虎牢，将被虎牢守军和王世充的援军前后夹击。这些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李世民会趁虚而入，一旦重夺黎阳，我们将后无退路，窦爷请三思。”

窦建德哈哈笑道：“只要你肯助我，我们可以雷霆万钧之势，突袭虎牢，如不成功，可在王军抵达前退回黎阳；如若成功，王世充在李阀大军威胁下，只有向我称臣一途。”

寇仲首次发觉窦建德的弱点，就是因从未遇过像李世民那种劲敌，近来又连战皆捷，致生出骄纵的心态。叹道：“要攻陷虎牢，必须先取它附近三城的管州、汴州和荥阳，如此繁复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在王世充大军来到之前办到，只会是徒劳无功。”

当年与李密之战，令他对洛阳四周形势瞭如指掌，故能提出有力的事实，劝窦建德打消攻打虎牢之意。

窦建德沉吟不语。

寇仲鼓其如簧之舌续道：“李世勣成功逃往卫辉，虽暂时无力反攻，但必虎视眈眈，伺机而动。窦爷今趟攻城工具损折过半，没可能在短期内对虎牢进行黎阳式的攻击。眼前当务之急是巩固战果，集结军力，那时进可攻退可守，悉随窦爷意旨。”

窦建德终被说服，点头道：“你的话不无道理。”

寇仲正容道：“我还有一个提议，只怕窦爷听不入耳。”

窦建德目光闪闪对他打量，摇头道：“只要是你寇仲说的，谁敢轻忽视之？”

寇仲叹道：“因为我知道窦爷鄙视王世充的为人，不过在现今的形势下，最上之策莫如与王世充联手，击退李世民的大军，窦爷可乘势夺取唐军在关外所有城池，然后向王世充开刀，那时天下将是窦爷囊中之物。”

窦建德沉声道：“我不欢喜王世充，他何尝看得起我！这些旧隋的皇亲贵胄，与我们从农村起家的义军一向话不投机，很难衷诚合作。”

寇仲压低声音道：“这正是问题所在，若王世充感到必败无胜，你道他会向李家臣服还是向窦爷你投降？”

窦建德动容道：“这确是个问题。”

寇仲道：“所以窦爷应该修书一封，让我亲自送往王世充，安他的心，使他感到有把握对抗李阀东来的大军，窦爷才能争取宝贵的时间，从容布置，先来个隔山观虎斗，再坐收渔人之利。”

窦建德终于意动，哈哈笑道：“我是给胜利蒙蔽心智，幸好得你提醒，就如你所言！”

徐子陵在六福赌馆的平民化主大厅趁热闹般小赌两手后，颇为犹豫自己应否设法到较高级的赌厅去寻纪倩。

以往入赌场总有雷九指打点一切，此人像鲁妙子般博学多材，兴趣广泛，事事均有研究，又熟赌场门道规矩。现在他孤身一人，且不可惹人注目，盘算得失下，决定到此为止，离开挤得水泻不通的赌馆。

刚回到街上，见对面明堂窝有个女子背影，婀娜多姿的没进大堂内，身型似是纪倩，心中涌起熟悉喜悦的感觉，遂以平常步伐横过车马道，进入明堂窝。

外堂人多热闹的情景一点不逊于六福赌馆，疑是纪情的女子却不知去向。徐子陵心中叫苦，遇上在六福赌馆同样的难题，是否应换一个铜牌好进入贵宾厅去，还是在大门外等待，若作后一个选择，将不知待至何时。

正犹豫间，一群人进入赌厅，徐子陵退往一旁瞧去，七、八名一看便知是高手、好手的大汉，众星拱月般簇拥着一个华服中年大汉，趾高气扬的跨步入厅。

此人中等身材，神态从容的手提烟管，由随从殷勤侍候，他则轻松的边行边吞云吐雾，神态悠闲，极有气派。不过他的容色有点酒色过度的苍白，乍看模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倘去掉华服和从人，混进赌厅内任何一堆赌徒中，保证不引人注目。但徐子陵眼力高明，观其神察其态，敢肯定此人非是一般等闲之辈，可以深不可测四字来形容。

长安城乃关中平原文化苍萃之地，一向卧虎藏龙，见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出奇，徐子陵心中有事，无暇理会，正要先到兑换房换一批筹码，探听领取贵宝章的手续，蓦地一把声音传来道：“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两所赌场都是人山人海？”

徐子陵心中剧震，认出这声音正是上趟在长安城外，躲在暗处听到那对雷九指施展七针制神者的声音。

他迅速转头，及时捕捉到正是那华服中年汉在对左

右说话，外堂虽是喧闹震天，却没有一个字能漏过他的灵耳。

那人确是高手，徐子陵这么转头望他，立生感应，灼灼的目光往徐子陵射来。

徐子陵心叫糟糕，幸好人急智生，目光不停留的掠过那华服中年汉，还举手装作与另一边的人打招呼，然后大步在华服汉身前横过，装作找到熟人往另一边走去。

一名赌场主管级的人物迎往华服汉，与徐子陵擦身而过，向华服汉施礼道：“尹国公大驾光临，是我们明堂窝的荣耀，大仙在天皇厅，请让小人引路。”

徐子陵此时挤进人堆去，心中翻起滔天巨浪。他已知此人是谁，正是李渊爱妃尹德妃之父尹祖文，此人在长安恃势横行，他曾听过尹祖文曾嗾使人打断秦王李世民天策府首席谋臣杜如晦一个指头，后又诬告是杜如晦先动手，令李渊怒责李世民，怪他纵容手下凌辱他爱妃的家人，因而与李世民更为疏远。他当时听过便算，没作深思，现在当然晓得事情大不简单。至少肯定除杨虚彦外，魔门的势力已深进李阀的皇室内，后果难测。

他又从人堆穿出，心想找纪情并不急在一时，不如先去与李靖碰个头，告知他尹祖文的秘密。

忙朝大门走去，尚未跨过门槛，香风扑脸而来，徐子陵一眼瞧去，心知要糟，却是避无可避，只好垂头急

步，希望对方一时疏忽下没注意自己，又惑因假须髯遮掩而看不破他是“弓辰春”。

来者正是胡小仙。

两人错身而过时，徐子陵衣袖一紧，给她扯个结实。

接着耳边响起她银铃般的声音道：“为何要扮神扮鬼，识相的马上随我来。”

徐子陵终于后悔没接受侯希白的提议，即使是到上林苑喝闷酒，总胜过被胡小仙揭破“身份”。

第二章 告别噩梦

在大仙堂没有其他人打扰的幽静贵宝休息室里，胡小仙与徐子陵在桌子对坐，前者“噗哧”娇笑，美目透出胜利的神色，神态悠闲的道：“你究竟是徐子陵还是寇仲？”

徐子陵暗里大吃一惊，旋又回复镇定，因猜出对方并非真的要拆穿他的身份，只是作为试探的性质，皱眉道：“你爱认为我是谁便是谁吧！”

胡小仙摇头笑道：“还要在本姑娘面前装算，你可以骗过别人，却休想骗我。无论你扮弓辰春又或雍秦，我承认你确扮得维肖维妙，活像不同的两个人，可是赌钱的风格和方式却把你出卖，令我晓得你不但是雍秦，更是弓辰春，又是那在朝廷上大显威风的什么叫莫为的家伙，既然三者都是你，那亦是三个人都不是你。快快招认，你究竟是徐子陵还是寇仲？回长安干啥？不怕给人围捕活捉吗？”

徐子陵心中叫苦，甫抵长安，先后给娼娼和胡小仙拆穿身份，以后怎样混下去？叹道：“胡小姐是否有点托

大？若我是徐子陵或寇仲，为隐瞒身份，只好硬着心肠把你灭口，胡小姐不害怕吗？”

胡小仙花枝乱颤的娇笑，摇头道：“不怕！真的不怕！因为徐子陵和寇仲从来不是心狠手辣的人，乖乖识相点吧！阁下是那一位？”

徐子陵颀然道：“我是徐子陵，小姐满意吗？幸好我来此只是打个转，待会离城算了。”

胡小仙娇嗔道：“奴家那么可怕吗？要走该待明早城门开才走！哼！一派胡言乱语，当人家是第一天在江湖混。快给我脱掉面具，听说徐子陵长得儒雅风流，是有名的俊俏郎君。”

徐子陵给好弄得啼笑皆非，幸好感到她没有敌意，把心一横，低头扯下面具，露出真脸目，微笑道：“小姐的评语用在侯希白身上是无比恰当，我徐子陵则名不符实，只是粗人一个。”

胡小仙凝望他的美目明亮起来，像听不到他的话似的喜孜孜道：“徐子陵啊！做小仙的情郎好吗？几天也好！”

徐子陵为之瞠目结舌，这么言词大胆作风放浪的美人，连纪倩亦有所不及。苦笑道：“胡小姐不要说笑哩！”

胡小仙抿嘴娇笑，神情得意，白他一眼道：“我想你仗义帮人家一个忙，奴家正苦恼得紧呢！”

徐子陵感到事情大有转机，那敢开罪她，顺着她语